

百年越劇悄然革新

《甄嬛》熱爆戲曲舞台

■票房十分火爆的越劇《甄嬛》。（本報記者白林森 攝）

《甄嬛傳》作為一部內地熱播電視劇，當它以戲劇的形式走進劇場時引起觀眾熱捧；而當《二泉映月》這首著名的樂曲作為一部越劇被搬上舞台後，同樣是一票難求……近日在浙江溫州舉行的第三屆中國越劇藝術節期間，來自北京、上海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蘇等地專業越劇團所推出的一批新編歷史劇、現代劇甚至穿越劇，既讓老戲迷感到越劇的傳統魅力不減，又讓對越劇毫無了解的年輕人品味時尚的氣息。中國越劇，正在傳統與時尚的融合中尋找到全新的未來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白林森 溫州報道

《甄嬛》帶給越劇新的轉身

上海越劇院的《甄嬛》改編自小說《後宮·甄嬛傳》，由年輕演員擔綱主演的上本自首演以來，借助電視和小說的傳播力，票房一路飄紅，場場爆滿。此番他們將《甄嬛》上、下本帶到本屆越劇節，作為唯一的連台本劇在溫州連演兩天，演出現場高潮迭起。梅花獎得主王志萍、錢惠麗等一眾演員的表演延續着前輩們創出的流派藝術，並充分發揮自己藝術個性，贏得滿堂彩。

捨棄了電視劇版的清宮裝，越劇《甄嬛》將時空定位在了「大古代」，人物造型取漢唐的華麗大氣；情節上刪繁存精，將70多集電視劇的篇幅，濃縮為5個小時的舞台演出，分上下兩本，保留了原著中最精華的人物和情節。其着力刻畫劇中人的情感經歷，發揮舞台劇尤其是越劇擅長抒情的特點，濃墨重彩地表現了生死不渝的愛情和不離不棄的姐妹情，既忠實於原著，又具有鮮明的劇種特色。

該劇從開演以來，票房一路飄紅，上下兩本各具看點吸引着不同年齡層的觀眾。上海越劇院院長李莉認為，越劇在當下受到了時尚文化的嚴重擠壓，這迫使他們尋找一條傳統與時尚的融合之路，此次編排《甄嬛》的嘗試讓他們堅定了轉身的信心。她更表示，傳統戲曲如果沒有新的視角，很難會有突破，必須盡可能多的與當代觀眾有互動。這本戲之所以受歡迎，還和作品本身的質量息息相關。該劇一度和二度創作都很講究，而唱腔流派的精準、演員表演的到位以及服裝舞美方面的精緻等，都是這部戲熱度持久的關鍵。

據悉，結束本屆越劇藝術節的演出，《甄嬛》在蘇浙多個城市的演出已經排到了年底，明年則將啟動全國巡演。

「90後」新生代穿越新未來

其實，「轉身」早已成為當下中國越劇業界共同的話題。本報記者在本屆越劇節的採訪中發現，來自全國20多家越劇院團送上的26場展演中，無一例外的都帶着「新」字——如南京市越劇團的現代越劇《丁香》、浙江越劇團的現代戲《我的娘姨我的娘》、福建華芳越劇團的青春越劇版《沙漠王子》、紹興小百花越劇團的新編歷史劇

《屈原》，以及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完全顛覆傳統的穿越劇《步步驚心》。

「掌櫃，再給我來杯威士忌！」「這有什麼，若是皇上喜歡，我還會做布丁、蛋撻和威士忌！」這樣的台詞出現在越劇舞台上，讓人忍俊不禁。從小說到電視劇再到話劇，桐華原著的《步步驚心》一再自證其毋庸置疑的流行程度，來自浙江藝術職業學院的一群平均年齡不到20歲的小演員，以他們理解的文化去演繹這台穿越劇時，自然吸引同齡人的目光。

徹底蛻變成現代舞台藝術

20世紀80年代以後，浙江小百花越劇團就決定在逆勢中率先試水，不僅對諸如《梁祝》等經典劇進行改編，而且還相繼推出了全新的劇目《孔乙己》、《藏書之家》、《二泉映月》、《江南好人》等，這些創新舉措不僅博得眾多年輕觀眾的喜愛，更是獲得業界的肯定。此後，中國越劇界對表演形式、劇目、舞蹈、服裝、道具和燈光的運用等作了一系列的改革，一些劇目除了基本的旋律特點依然保持外，其他已呈現出十分明顯的變化甚至是「面目全非」。

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傅謹認為，現在的越劇已經是經過精英藝術改造之後的越劇，且有機地整合了東方與西方、傳統與現代，藝術上的圓融程度或許還不夠，但是基本的樣貌與格局已經形成。這樣的越劇，已經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的過程，徹底蛻變成了現代城市的舞台藝術。

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傅謹

（本報記者白林森 攝）



■越劇《甄嬛》由年輕演員擔綱。（本報記者白林森 攝）



■浙江小百花越劇團的又一力作《二泉映月》。



■浙江小百花越劇團的又一力作《二泉映月》。



業界聲音：傳統藝術極需在「朋友圈」找到位置

約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，社會對越劇的認知發生了變化，好像到劇場裡欣賞越劇是一件很土的事情，好像彈鋼琴、聽歌劇才「高大上」。浙江小百花越劇團團長、著名越劇表演藝術家茅威濤說：「我們就是在各種懷疑、批評甚至歧視中走過來的，而且就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中，用持續不斷的高質量的創作和演出，吸引了不同時代的觀眾，獲得了社會各界的認可。」

茅威濤表示，除高質量的創作與演出外，小百花的成功還有個重要的原因，就是營銷。在創作過程中，他們思考的不只是一台戲的營銷，而是站在越劇作為一個劇種的生存發展的角度思考。這種營銷不只是讓某個戲多賣出幾張票，而是為了讓越劇、讓戲曲在中國當下的文化生態裡獲得更多的注意。

「因此，我們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，就是通過媒體讓越劇更受社會關注，也讓觀眾改變對越劇的誤解，然後通過精湛的、代表中國當代舞台藝術水平的創作與演出，讓觀眾接受和喜愛。」茅威濤說，浙江小百花之所以要排《孔乙己》、《藏書之家》、《二泉映月》、《江南好人》的原因，就是為了給社會、給媒體提供話題，通過這些當代傳媒有能力闡釋的作品，把越劇帶到社會文化聚光燈的中心位置。

她還說，當人類邁進新媒體時代，大眾已被切割成一個又一個「朋友圈」，這對越劇而言既是新的挑戰也是機遇，只有自覺地掌握與運用這些新媒體，越劇才能繼續成為當代中國戲曲的領跑者，也就能在「朋友圈」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。

專家觀點：繼承經典劇目有助開拓越劇市場

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傅謹說，在今天的中國戲劇領域，越劇擁有令其他兄弟劇種羨慕的活力，但也面對同樣的難題——在繼承與創新中找到平衡。為了激活市場，越劇藝術家們必須創作出大量新劇目。但如果沒有對傳統經典劇目的高質量的有效繼承，要想重新把觀眾吸引進劇場，又會事倍功半。

傅謹表示，經典保留劇目的繼承不僅具有市場的意義，同時更是讓青年一代演員迅速成長與成熟最好的助推劑。經典劇在其創作演出過程中，經歷了時間和觀眾的檢驗，比起一些倉促創作的作品，無論是在劇本文學性、音樂和在舞台表演等方面，都擁有更高的整體水平與質量。或許新劇目有更多的理由號召觀眾進入劇場，然而要想留住觀眾，讓那些受各種媒體

的宣傳影響而偶然踏入越劇劇場的觀眾，開始對越劇本體感興趣、對越劇產生依戀情緒，就需要依賴戲劇舞台表達方式的魅力，尤其是表演藝術的魅力，提供給觀眾以深層次的美學享受。而恰是在這一方面，新劇目很少、也很難在短時間內達到經典保留劇目的高度。

其實，由於越劇的歷史較短，越劇歷史上形成的那些經典劇目，幾乎在所有方面都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間。傅謹認為，如果把崑曲和京劇作為參照的基點，更易於發現越劇經典劇目進一步加工的潛力。因而，如果努力在繼承這些劇目的表演傳統的同時讓它們精益求精，在傳統的基礎上更上層樓，對於越劇演出市場的開拓將有特殊意義。

莎士比亞環球劇場 還原《仲夏夜之夢》 原始風貌

今年是莎翁誕辰450周年，世界各地都有不少活動與戲迷共同慶祝，大力推廣莎士比亞作品的倫敦莎士比亞環球劇場自不例外。去年，劇場曾來香港演出全女班《馴悍記》，大膽創新下把莎翁筆下的幽默戲味表達得淋漓盡致，今年，劇團重臨香江，帶來的是《仲夏夜之夢》。

莎翁筆下的《仲夏夜之夢》迷人又趣怪，而每個劇團的不同演繹讓作品煥發出截然不同的風采。今年初香港藝術節中，有「布里斯托爾老城劇團」與「南非木偶劇團」聯手創作的《仲夏夜之夢》，將神乎其神的木偶演出融入其中，一霎那，劇場中盡是森林中迷濛的幻景，力比多爆棚的戀人們與仙王仙后之間的倒錯、追逐好像發生在童話時空，卻讓人深信不疑，更加驚嘆劇場的魅力。

環球劇場的《仲夏夜之夢》又將帶來甚麼驚喜？這次的製作，由藝術總監Dominic Dromgoole執導，試圖盡可能地呈現於400多年前演出的莎翁初版，還原莎士比亞在世時的劇場格調，呈現一台「豐滿、熱情、性感的戲劇。」演出將復歸伊麗莎白時期的經典風格，演員、服飾及演出佈景皆選用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，現場的樂手們用魯特琴、小號、皮鼓等傳統樂器進行演奏，就連燈光的處理都盡力呈現該劇的原始用途，沒有刻意炫目的特效聚光。

■《仲夏夜之夢》
攝影：Simon Kane

《仲夏夜之夢》

時間：11月19日至22日 晚上7時30分

11月22日至23日 下午2時30分

地點：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

文：草草

敢觀

文：梁偉詩
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文化農芒再匆匆 ——《身不能記》、《怒滾狂舞》與《紅葉飄來的號聲》

又是每年「文化農芒」的十、十一月。亞洲電影節、澳門國際音樂節、台灣月以外，今年還有兩年一度的新視野藝術節，音樂會、音樂劇、新派京劇、舞蹈劇場、多媒體劇場林林總總，都像雪片般落在表演藝術觀眾的世界。在這一系列文化藝術節的登陸前夕，還有名噪一時的比利時終極舞團的《身不能記》訪港。比利時終極舞團作為當代的著名前衛舞團，憑一齣《身不能記》，讓舞蹈與音樂激烈對峙、險象環生地搏擊，創造全新的感官舞蹈境界，贏得被稱為舞蹈界奧斯卡的「貝絲獎」。

親歷其境，《身不能記》其實是一次將舞蹈極度力量化和場景化的展演，即如第二幕便是令觀眾最為津津樂道的「拋磚」場面，舞者時而互相拋接磚頭，有時候接不住砸到地上便有好一陣塵土飛揚，有時候舞者乾脆站到石磚上。「拋磚」所營造的舞台效果粗獷而暴烈，更有趣的是，過往我們看慣了舞者與抽屜、衣服等日常生活化的事物共舞，一旦把相對與大眾生活頗有距離的石磚融入舞蹈，便產生了一種陌生化的效果，使得啪啪啪的石磚落地聲，成為整個場景的節奏主調，既響亮又震撼人心。《身不能記》的節奏掌握異常突出，倒數第二幕的三對男女摟抱而坐，男舞者想要操控女舞者的穿著、坐姿乃至親吻的姿態，介乎掙扎與順從之間，相對靜態的舞蹈場面，隱然有男女戰爭的張力。抗衡中，我們看到日常生活中兩性的侵略、恐懼、霸佔的各式形態情緒。因此，《身不能記》幾幕看似互不相屬的舞蹈劇場，指向一種戰爭和勁道的極致感覺，通過若干動作的重複，提醒着我們身體無由記取的

重複或操控。

同樣以節奏取勝的還有《怒滾狂舞》。來自英國的賀飛雪謝克特舞團，從少數族裔的創作身份出發，着力片段化地重演了種種富有民族氣息的元素，並撞擊以搖滾樂。因此，舞台上便出現了混雜的組成部分，恍如分隔在舞台上三個樓層的搖滾樂器，大鼓、結他、低音結他、爵士鼓、大提琴、中提琴等，偶然配上儼如日本盔甲戰士模樣的暴烈造型。也有舞團的經典場面：各種膚色的舞者同時在舞台上以狂野奔放的形體動作，極力營造folk culture與folk dance的舞蹈狀態。香港版在where there is pressure where is folk dance的標語下，眾舞者高舉雙手意味着革命，這同時還配上一段中國音樂——《茉莉花》。

然而，《怒滾狂舞》的搖滾部分實在太澎湃（場刊中還夾附耳塞一副），使得種種頗有匠心的設計，都被淹沒在怒滾浪潮之中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英國賀飛雪謝克特舞團特別關注的種族和革命的課題，使得他們傾向於世界重演時，每每因應當地的城市氣質來略作修飾改編，即如今回香港版的演出便增加了《茉莉花》的演奏。《茉莉花》能否象徵香港folk culture自然大可斟酌，這是否也意味着一種東方主義式的folk culture的錯位？

機緣巧合地，本屆的澳門國際音樂節的《紅葉飄來的號聲》演奏會中，同樣有《茉莉花》一曲的演奏，卻又迥然不同。管樂組合Cananian Brass由美加和南美裔的五位演奏家組成，樂團大走活潑輕巧路線，擅於改編來自不同文化的地方



■《怒滾狂舞》

名曲。包括文藝復興時期的樂曲、巴哈和舒曼的作品、卡門組曲，乃至中美代表作品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、《茉莉花》、《奇異恩典》、《百感交集》等。樂團甫出場便已不拘於舞台，四處遊走，甚至請觀眾代拿樂譜，很快便與觀眾打成一片。樂團以五重奏的方式，讓小號、大號、圓號、長號在舞台兩側、傾斜前進，周遊台上下，甚至扮鬼扮馬。於是，本為江浙一帶民歌小調的《茉莉花》由柔美、細緻，一轉而為跳躍輕靈。

其實《茉莉花》由上世紀四、五十年代的江浙小曲，搖身一變為廿一世紀世界名曲，主要得力於歌劇《杜蘭朵》的採用，大大提升了其在西方的知名度，並且經常出現在國際場合的演奏中。至於《茉莉花》與香港folk culture的距離，恐怕便要另文再論了。故此，「節奏與形體」、「音樂與文化」的交疊，在表演藝術的大海上自然激起無數美妙的浪花，可是，地域的敏感度以至融合的可能，還是一門大學問。